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楊忠介集卷四

明 楊爵 撰

書

與司官書

竊惟執事名臣後裔儒林節行自理北司事以來獄中人盛德之贊青天之謠走二人得於耳聞者亦久且熟矣往年曾寺丞子如獄中具道二執事於爵其垂念曲

全之心甚爲切至以二人事喻東人云幹國之臣當爲
調解此皆二執事痛隱時政懸切國民而爲世道深長
之慮之心也豈特區區爲二人惜哉在二人未嘗不銘
刻肺腑感激思奮益自砥礪而求不負賢人君子之許
可焉屢欲修書啓謝以罪難中多所不便而止其敢忘
此厚德而忍於自薄也十月初爵以事出窮迫以死自
誓又不欲苟且泯沒使死無聞焉思欲具書以獻主上
以盡垂歿忠藎之職其書始終千餘言大抵援古証今

剖析於義利邪正之幾懇切於安危存亡之戒欲主上
納諫容直以成君德以廣君道與唐虞三代兼美比隆
中間有云臣以罪處獄中四十五月有餘矣延此一息
尚未死滅此實陛下好生之德覆載之恩之所及而陶
某等於臣飲食一節曲爲區處不欲置臣於死使朝廷
有殺諫臣之名其心未必不爲忠於陛下者也此數語
者實以古人之作用望爲執事之能事焉諺云以所重
加於所好爵以人臣以道事君者而望二執事是以天

下古今所同重之道而加之矣其待之可謂至厚期之可謂至遠矣時以楮筆不便未能稿具君門萬里亦無由爲九重獻而徒能以口誦耳故嘗數語邇者云我有心事願告朝廷汝爲我達之所以爲此言者以冀主上明賜紙筆則頃刻可成稽首以上雖死不恨天啓聖表萬一感悟不惟於國家大政有所裨益而二執事之高義美名亦因得以示天下傳後世矣近日獄中嚴戒之故走二人亦頗聞其詳矣願事至於此莫非天命上則

朝廷之法下則人臣之罪在二人敢不脩身以俟而順受之乎但身居言路職任諫諍中奮感激不無觸犯而雷霆赫然之下既以微示戒笞而全此生矣以一時言語文字之狂妄而數年坎穽禁錮之凶危則所犯之罪與所服之法亦足以相稱矣今復困以桎鎖加之以非常之法而置之於必死之地焉在二人一時之存亡雖甚微而關於天下國家者爲甚大故憂憤感悲盡戒號呼而慨吾遭際之不淑此心此情實不能自己矣每夜

初上鎖腰絡曰羣細曰生根一人立而唱之數人縛而爲之以此治元惡冠盜之峻法舉而加之於出百死爲宗廟社稷慮之諫官焉則時至此真可爲痛哭流涕者矣况二人家貧路遠官淺罪深窮乏已極於守獄校卒無毫末德意推以相及則舉手之間有何情分非有二執事在上將誰倚以存此生乎即今幽室寫香門扉畫鎖漫漫然與長夜無以異下地冷水之上肌膚凜烈一苦一席之藉皆事屬觸法而皆爲人所徹去坐卧起立

展轉關禁一飲一啄率至窮詰其萬辛萬苦萬窘萬迫
之情狀視獄中諸犯其嚴急之過不啻十倍聽其言語
察其意向似欲二人速死以畢事焉耳竊以爲凡此毒
苦之甚二執事或未能以盡知焉若曰知之則往年仁
愛所及固切切焉欲全此殘生矣而今復不以生處之
豈肯以數年至厚之德轉而爲一日之甚薄乎故二人
直慮以爲二執事決不知其如此之甚也或者以一分
謹慎分付而下之人奉承之者過於十分焉此則事勢

至此容或有之今日切近災禍二人已身久罹之天地鬼神照此衷曲而志窮慮極亦已甚矣故不恤冒瀆之罪敢以迫切惻素仰告而無所匿欲望此等毒罰仍賜寬恕但不時預備若事出不測則倉卒即可處解決不敢以餘罪有累於二執事焉如此則情法庶幾兩盡因繫顛危之歲月或可以再延矣雖來人覘視日在於此而彼皆二執事屬下舊人天理之在人心者未嘗亡而見其知好惡曉事理者十常八九更煩以一言款喻則

若輩未有不信從者矣若二執事不爲顧念而一如世人之所爲則寒風凜烈之際羸瘠弱孱之質實難克堪而二人相繼死者有日矣天地間無不死之人無不化之物誠使二人一旦命先朝露倏忽殞滅爲死於諫職之下求仁得仁志固未嘗不自慊矣豈以一死爲惜哉但念天王聖明堂堂天下不能容此致身報主之直臣使竟死獄中於二執事數年保全之德愛亦未得終始領之人臣之禍朝政之損主上盛德之累爲天地間留

一無窮之悲恨矣故昨嘗有詩云九天風色夜蕭蕭此
日君門萬里遙不是諫臣愛一死殺身恐累聖明朝此
實二人惻怛悲感惓惓不已之心也古人願爲良臣不
願爲忠臣二人今日之事其是非得失固不容以自喙
矣但慮天下後世有志士焉其慷慨殺身而存視死如
歸之節者實有鑒於此焉天下後世有仁人焉其見幾
而作得明哲保身之宜者亦實有鑒於此焉所見不同
而好尚斯異一時心事固爲人之所取而亦爲人之所

戒焉若二執事身當今日之事上不使朝廷有殺諫臣
之名下不使忠臣義士吞泣飲恨鬱抑於九泉之下則
經權迭用有善處之道存焉耳有祁大夫則叔向得以
不死黨錮之禍非霍謂不能遽解而郭楫之語范滂事
雖未就而高名千古不朽也二執事有賢者之節介有
能者之作爲故二人敢以古豪傑之事業望之而欲其
成廟社之遠圖焉富貴福澤一日之榮寵名節道德萬
世之瞻仰於事變難處之際而綽有處之道非吾二執

事之高出俗輩將誰望焉

謝吳知府書

諱孟祺字陸泉同年

去歲歸田里於同州公署中獲睹執事諭屬官語一念惻切常在閭里厚下之心可謂至矣既抵家旬日應酬叢冗未及伸一言以謝累年德愛而天罰所及檻車復就道矣繫過華州道中遇一人自言爲府中使區區瞿然下馬恭問啓居且致悽悽慕戀意其人已達左右矣竊念執事以義理冒襟經濟才畧典此繁郡追配先哲

如余馬革者必不多讓等而上之有雋不疑第五倫皆
京兆舊尹功業峻偉光昭簡策固已爲明公之能事也
伏願厚自愛以慰遠邇之望鄙末以殘喘弱質履此艱
危百死一生旦不保夕首陽之及固自甘心東陵之幸
不敢復冀惟信步達去隨身所到安於僵仆狐狸蝼蛄
一聽其來但不知彼蒼者天於冥冥中何如以籌之也
小兒歸家意必領文赴考獲一拜候故謹布寸衷遙問
道履荷高明年家之情骨肉之愛一時紙筆不能盡述

臨楮無任仰瞻

上楊知府書 名守約

往時繫過洛陽獲接德容繼蒙厚愛心切感荷次日渡
河遇馮巡檢

涇陽人

以鄉里故設杯酌於舟中以相送具

述執事德政爲人心所嚮服且曰真邵父杜母也真邵
父杜母也區區與一二同行者共嘆馮巡檢知言且知
高明以君子長者之德敷而爲厚下悅民之道有體有
用不負素履真可嘉尚將來責任事業已預可知矣小

兒歸道由治下謹候道履并伸謝感罪難中有懷耿耿不能盡言

與楊督學書

自執事下車後即聞凡事從厚有長人之度去年區區歸田里遇士夫相語皆謂純以德禮化導中心悅服稱頌者無間於彼此既而繫過河南府蒙令弟先生之愛以有偕行者未得叙談次日渡孟津馮巡檢以鄉里故置酒舟中酌以餞送彼歷述令弟先生德政且謂人皆

以邵父杜母稱之區區既嘆馮某知言因思海內士夫兄弟登高科躋顯宦者達達有之求如明公兄弟一時皆以賢聲聞者蓋鮮矣世有寬厚君子百凡敷理優裕闊大下人有過開誠訓誨必不得已而後罪之片善寸長愛如已出故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其心休休其如有容則身享盛德之令名而福慶遠延於後世如吾明公者其天資學問大率類此亦有所謂嚴明君子者如古人言察見淵中之魚人之畏懼有餘而悅服不足

此雖未爲不可然成就終小非所以語明公也伏願益
加涵養不更初志必以天下爲度將來大其勲業爲霖
雨以澤潤斯世是愚昧所以深望於高明者也小兒將
歸意必給文補考故謹述寸楮仰候道履困難中身心
眩貿語言無次有容君子必能情諒若累年德愛耿耿
在心者非一時筆楮所能盡也

與汪周潭撫臺書

兩接丰範適值窘迫未得欸領教益十餘載相離百死

暫出後就危地邂逅之際此心當何如哉小兒歸過潼關謹布謝忱拜候起居厚德厚念誠非一時筆楮所可悉也明公以義理用事治化所及遠近傾慕他日誕樹勲業達諸天下愚昧倘不以狂罪死則耳濡目染或有日焉伏願厚自愛以爲世道益多凶多懼之地中心藏之未能盡言

與田道充主簿書

自癸未年侍清教於長安書舍中當是時愚昧竊兄德

範自淑者日多有之既又倏會倏別至戊子秋消息不相聞者將二十年不圖於繫檻危迫凶禍不測之際得一邂逅於他鄉焉且喜且悲把袂客館傾懷歎敘漏至夜分而各忘其倦則脫然於形骸爾我之外矣次日策馬遠送於數千里之外達子營蘭若中情戀戀將之以酒殷重之以贖貺洒淚流涕一行一洒每念及此中抱惻切宛若復一相見也不才於十月二十四日至京次日起更時復下獄中囚困之狀固一同於徃時但五六

年間顛頓挫抑血氣漸衰精神漸減視初入獄時凡百
摧折直能以身當之而畧不爲難者則頗有間矣誠不
能真有所見而樂天委運處以寬裕但勉強排遣於意
外之加一聽其來或竄身異境以禦魑魅或填屍溝壑
以恣狐狸皆不才宜有之罪夫何敢辭若幸天恩復歸
田里過闕鄉城外再圖一會則千百中之一二也實不
敢望小兒歸謹候起居且致謝忱意不盡申之以辭曰
嗟人聚散今有類浮萍慨今憶昔今雙淚沾纓他鄉避

迄今有懷盡傾君之胃次今塵垢功名嗚呼把酒今送
行難別兮友情宇內關心今此身匪輕臣罪當誅今天
王聖明

與原方畦員外書

名宋蒲城人同年

去秋幸獲一面不圖復有後來事數年傾慕未得盡慰
潼關追餽亦以窘迫倉忙之際款陳不便草率奉復暨
冬十月二十五日夜復下獄中囚繫狀一同往年或死
或生皆古今人世常有之事不足多道尚記歸時途中

遇周潭公輔相問勞即擊節歎賞謂兄體用該備學業淵源更非昔比想林下數年靜閱幾微熟仁精義於宇宙事皆在吞吐中矣昔者幸庵彭先生欲出則效諸葛孔明退則效陶淵明爲二公像置書屋中朝夕敬觀以自勵焉前輩尚友古人一飯不忘故事業遠過後人吾兄今日進修質之先哲同一揆也故耿光昭著朝野推重小兒近日書告與舍甥禹卿侍教下區區深自慶慰小子輩幸遊君子門下咳唾所及無非身心之益但彼

資性愚鈍數年奔走已成荒廢恐無受教之地謹謝眷
念

又

拜讀教翰知起居萬福困憊中亦切喜慰西望瞻思萬
里杳杳強起述此以告第不知兄之家慮何如恐不能
不勞心也春秋百王不易之大法扶衰轉危見諸行事
仲尼作用盡在此書兄潛心及此所志不小但井渫不
食亦運數使然事自關於天下已身通塞不慮也近日

得對山集讀之每切感慨蓋世之才經濟之畧真以罕見其儔傑人志士積抱負於生平者孰不欲親見其行轉斯世於隆古之盛乎然所願不遂則亦莫如何矣願兄以古人自期待進則覺一時退則傳後世禹卿望教訓勿聽廢棄

與胡知府書

名汝輔

自庚子秋幸與教下寵顧實多齒危中六七年間於厚德厚愛未嘗不在懷思去歲夏六月會高吏部始知執

事有關中之行高言郡大政繁實推擇任之年來屢聞
垂念心實悲感僕奄奄殘息百死之地朝不慮夕執事
不忘舊好是以古人自處而僕不足以當盛愛矣伏思
前輩如余司馬柴總制皆以英哲練達久典此郡明公
碩德遠猷與之竝駕他日功名事業彪炳宇內以霖雨
蒼生者今實基於此焉僕或罪不即死尚當有傾聽之
時伏願爲宗社生靈厚自愛偶便謹此遙伸謝忱因板
殘紙之上不能布困憊昏惑筆札欠恭高明知我必不

深罪

與楊公書

庚子歲秋爵北行厚荷德愛一時匆促遂戒裝以去未能躬拜心未敢忘自辛丑春以罪下獄困苦多端日夜戒嚴者三年於此矣賴有神天鑒佑朝廷恩德延此殘喘尚未死滅蒙我公祖屢下優恤寒家不才每一聞之未嘗不感激思奮而至於流涕也縣上張父母往年以覲事到京嘗得數面既而遘疾鄙末亦嘗躬候不數日

即入大難後其終事過家即棄世矣言之可痛聞我公
祖德教深漬遠邇協化大選殊遇其在此矣尚當爲生
民慶犴狴深幽久未奉問囚繫顛危中謹布悃赤少伸
謝意臨筆耿耿不盡言

與紀中夫書

紀子中夫汝在此小兒輩有所倚吾無慮矣言官得禍
如此所關非止一身士之涉世處常而不能處變處榮
而不能處辱皆非丈夫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子

以爲何如當有言以復我教小兒勿得憂慮但用心讀書以待之俛吾以致身報主之故至於不能保汝曹豈非命耶彼此順受即學問之道其在此矣勉之勉之

又

中夫賢契在此我心甚好俛尚在教下讀書否乎可告我知道吾人處世安樂則心存於安樂患難則心存於患難有何不自得而戚戚於心耶於今日之幽囚而安順之亦吾百年中所作之一事也恐賢契以我爲苦而

憂慮之故告僖子傳來吾叔母與合家親眷動履何如
聞兒曹進學是否告我知道古者忠臣義士忘身殉國
豈無如我今日者乎汝宜用以寬解無煩亂於心不能
處也

又

中夫我在內時讀周易以消歲月患難不足道但吾不
能以至誠感動君父朝政之損士夫之禍雖非我所致
亦繇我而有此心此念不能忘也

與傅鄉丈書

吾兄德意久已聞之中心銘弗敢忘也久處窮絕必死之地豈曰患難而已也賴神天鑒佑朝廷恩德延此餘息尚未死滅阻絕飲食者一年矣所給米不可食但托久禁自炊者得小米粥食之今其人將出矣出則無從得食矣煩吾兄與所知亦能素念區區者言得免給米容家人自送小米再延殘喘以待天罰所處何如也紙筆不便敢此罪罪

答張本禮書

賢契在此年餘今將行書片楮辭別我又書片紙以送
之想音容于聲響彷彿間竟不得一相面覲實難爲心
實難爲心昨蒙教言凡事皆宜置之度外不須憂念此
語誠是今此險難繇我自取身居人臣而死職下固心
所安也何敢怨尤安得倏忽殞滅溘先朝露做一柩車
歸藏蒿里當此之際諒我賢友必多感傷携石凍春一
樽哭而奠之於柩前我之遊魂炯炯固結不敢覽此苾

芬盡一享之斯時也或有雲物班布風氣蕭瑟草木悽
悽之景象是我一段鬱抑不平之氣充塞浩蕩因足下
之感招而徬徨於左右也言至於此狂鄙故態又可一
笑也令郎讀書宜期遠大勿令自畫途中珍重吾鄉諸
友因繫中不便候啓爲我道之

答周給事書

高明志趨能以義死而不能以不義生不才知之久矣
但恐感時懷抱不大放開故有前日之瀆荷蒙手翰愈

益深信來諭于封緘處寫恩師字不才見之且笑且慙
焉敢當之昔柳子厚博學能文爲時所稱或言其可爲
人師子厚言以吾爲人師此猶蜀之日也後又有勸韓
退之宜爲人師者退之答書曰子厚既目以爲蜀之日
吾子又欲使愈爲越之雪蓋蜀地多陰越地多暖日與
雪皆人所罕見而詫異者也故柳韓二公取以爲况今
以庸愚不肖身負重譴不知倏忽死滅在於何時與何
地也高明以師稱之此則陸地坑窟之魚鼈江湖波浪

之麋鹿也豈不尤爲罕見而詭異者乎唯不以過稱及之爲幸

又

心事既明奉身高蹈可也或復荷國恩効力邊陲得展平生以馬革裹屍而還亦可也外此則富貴利達乃人世間污穢之物耳諒不着一點於高明胷次中也今宜靜窓讀易開廣襟懷預定主張紛紛眼底任他有無正不必累累然如前所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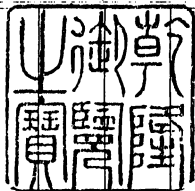
答趙總兵書

教言到竹塘公事已得其槩但以親老終養事再乞相告其姪有官中書者去歲見山東試錄知渠以養疾在家不知今到此否石疊旬日前有承差在此但聞餽賜未見一字相問想是罪難中人多畏避與通之書恐致驚懼願以鄙意爲賢僧喻之尊名上用字過于謙下不才深所未安據禮十年以長則兄事之吾三人當時同處險難分則朋友情若兄弟况未有十年相長者豈可

用此字樣是何道理是何道理再次不可因有此字遂
隱此帖未與周劉二公知之此不才心所未安者故再
三致告浦公終養事或有或無數日間再望教示

又

聞榮陞爲世道慶邊務想亦勞心成功此其所也繆劉
何三人來謹候起居諒獲福履今夏解易以消歲月尚
十餘卦未終感疾遂已將復補作賢郎學業必有進益
俚言奉覽萬惟珍重愚衷不能盡言



楊忠介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楊忠介集卷

五至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曹坦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_臣陳本

膳錄監生_臣鄒士洙

欽定四庫全書

楊忠介集卷五

明 楊爵 撰

家書

一則

休偲我今日患難關世道之升降天下之安危不是一身一家小小利害大丈夫志在天下國家不以生死存亡為念但爾兒女子之情不能自己然亦徒憂無益皇

天鑒我衷曲主上必能寬我罪過決不至死況此間做
官者皆是好人履道德講仁義者也豈肯置我于死汗
青史為子孫累哉你告叔祖母與你母閤門大小并諸
親眷大放寬心

二則

仕你今在寺中想已自知道人事蚤晚勤力不肯懶惰
我又與你說凡勤苦用功須是自己心上開洒樂欲如
此方有進益學問必有辛勤方能有成況你資性不如

人比人又當加功與人相處須要忠信謙遜為主見長者尤當十分恭敬讀講有疑當靜坐思之在先生朋友前又當虛已質問不要以問人為羞心有所疑不問豈能知世上有一樣人心上不知以問人又恐人笑這樣人終不能成凡幼而不能事長賤而不能事貴不肖而不能事賢此三者古人謂之不祥你深思此三句不要畧有傲慢人的心若讀書多記不得不要貪多只貪熟數日將所作文字寫來我看遇濟衆便寫手字來王貢

會作文否此帖你常看勿棄

三則

惔我平安勿憂前見你書中有流涕禱神卜卦等語兒何須如此苦也吉凶禍福何者而非命乎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吾今日素患難行乎患難不怨不尤樂天知命無入而不自得此處心處身之道也其困我之心衡我之慮增益我所不能是吾之吉與福而非凶禍也況主上聖明自有遠見自有寬處亦何憂而何慮乎

古之良士有仁人君子之德有忠臣義士之心有英雄
豪傑之才兒當以此自勉勵自期待而能立身于天地
之間可也閉戶不出慎爾身心密爾功課每讀古人言
語與吾心所存吾身所行何如此便是學問之道也今
而後或有所作得便送我觀之嘗寫家書告我平安令
家中勿憂凡我書帖有可以帶去者示汝休兄知之

四則

我獄中平安百凡無慮但叔祖母年過八十在世光陰

有限恐我不得一見日夜關心未忘今囑咐舜卿向北
山中或托楊鳳兄弟買栢樹一株預備棺木可以少安
我心舜卿千萬處之舍兒今年十二歲矣我前日問仕
他讀書何如仕答言將來可成偲為用心教他讀書千
萬不要悞了千萬不要悞了若悞此兒不得成一好人
我他日死無面目見汝伯父于地下也千萬體我之心
七月初二日家書八月初九日到內偲疾病用心調理
不必憂慮許黨書亦到光景易失少壯易老百年人世

不可不自立也危困中以此勉勵凡吾昔年共處有志之士各宜警省李月亦有書謂我有時復到秦地蓬頭赤脚歸終南讀之不覺感傷嗟夫月為此言胸中亦有識見矣不知上天鑒我生還故里果得蓬頭赤脚以歸終南乎言至於此不能不戚戚也說偲與休善相處再無所言

五則

休偲我下獄十有四月矣飲食如常身無一日不安心

無一日不寬時讀易靜中覺有進益錢郎中自去年九月下獄嘗與論易春秋固甚樂也家中大小并諸親朋勿憂休考試如何當翻然省悟謝絕人事專志學問儘可讀五經白文又要專心下苦不如是不能成也舍兒送五欵處讀書并張禹卿皆不要悞了田洙無人講論可親近繇天性必有進益甚勿離羣索居虛玩歲月石魏恪守規矩學一謹厚君子用心讀書勿憂不進學也家事如常處之門戶謹慎夜間不要飲酒說與你母前

祖母年老不知安康何如日加忠敬第四女子勿輕易
許人須待稍長地方收成未知何如汝輩隨時節儉鄉
黨老少皆以禮讓相處慎勿傲惰學中師長時進恭敬
不可得罪縣上非公事不要見謁千萬千萬

六則

書告休偲我逮獄一年餘神天保佑日獲平康在內亦
無甚苦楚但暗中靜坐持養心性求無愧于屋漏而已
矣汝家中大小及諸親眷大放寬心可無一點憂患也

前祖母年老我心時嘗憂念家下善事之說與你母家事奈心寬處又恐你兄弟不學好人動相猜忌以目前小事忘我大難貽遠邇士大夫之笑汝宜深省我以盡忠修職為國為民至於如此心懷囂囂誠無悔憾汝輩若以我為過而怨尤不已則浦道長周主政二先生以我之過而至于死彼何人也彼何心也為人臣子苟祿苟位不以君民為心則穿窬鄙夫與草木同腐天地間無容身之地矣汝輩宜自安也

七則

我處此地二十四月矣心無一日不寃身無一日不安
皇天保佑朝廷恩德飲食多加筋力強健倍于往時惟
念我孀母年過八十暮景已迫恐我未得一見不知蒼
蒼中何如以定我也汝輩率諸幼勤力學問勉自修飭
為君子人以自立于世切不可以前小計忘汝終
身之大謀若諸幼中有一人能成立者皆是汝之骨肉
其為門閭身家之慶祖宗後輩之光非小益也故我諄

諄告語皆為汝曹深遠之慮非為我目前計也又千萬
說與你母親家中大小俱要以恩愛和睦體悉相處共
安窮分甚不可猜忌不和不成一家好人家以貽遠近
之笑能從我言我雖死于獄中亦無恨也張侗歸寫此
為闔門之戒體我心體我心兩次夢見偲作文數篇與
我看甚是佳美想今已能勉力讀書汝休兄在此我凡
事甚便家中無憂十二月十一日辰時書今日所寄家
信貼在內室正牆上宜讀數遍令家下大小皆知之千

萬千萬

八則

你兄弟須要恭敬相處但知骨肉當厚勿問其他詩經棠棣一篇竝註解熟讀之必有感悟處至此不肖真下愚也念汝伯父蚤世我心痛傷言及于此流淚如雨

闕

偲專心讀書財利分心所當戒囑咐不盡

九則

闕

十則

偲你決勿來此只有舜卿足矣家中不可離人我欲你
將舍兒叫在你身邊讀書勿使離你左右解衣衣之推
食食之不知你肯依我言乎如不能令仕帶蒲城處你
供柴米你有廩祿分些供一無依孤弟亦是士子的立
身他幼小不要見他不是如休者可謂祖宗無窮之辱
子子孫孫萬世之恥也戒之戒之你若不聽我言苦在

後十月十九日父苦心書勿使別人來此徒煩擾萬萬

十一則

天道甚可畏你前日書來說天何嘗無眼此言最是有
當其身即見者有在後世子孫始見者但有遲速讀詩
書二經見古人口口只說天道可畏違之便有禍天只
在頭上父在陷中如此日夜憂心骨髓都該乾了今七
十二箇月存一息不死天豈不炤鑒乎如今千言萬語
只是恐你家中惹出事來心深憂慮縣上遠避避做秀

才不可玷瑕若使人笑之惡之禍立至矣漁石翁昔年
我做秀才時他與我說他鄉邦做好秀才的常要防禍
稍不防戒就被人害了你先要戒飲酒鄉黨人無正事
不要一面相見雖有人尋亦鎖門不出來相見可也必
須如此方可免禍鄉黨人有請酒會者決勿去決勿去
我當時是如此不拘何人雖親自來請亦決勿去萬萬
勿去決要知戒仕免拜節禮你若往親戚家飲酒遊樂
我實傷心父今日遭在何地你忘我此難是人形像禽

獸心也天必誅之買物非十分不得已不要親上市去
此便是招禍之地若挾妓飲食放肆不簡天必不容再
囑咐你最是作文字可用心勤勤作之心路日開自然
知道謹慎舜卿雖久在此待來春我再處你二人一箇
也不要來若來我心甚憂不來我在內寬心仕每寫書
如何筆迹無光我疑之又多草率舍兒寫書如何不令
他寫

十二則

我平安如常只是近日眼疾文章與你看不得俟再稍
來昨王子崇歸具告你以所當盡心的事然其中有早
夜不自安的最是叔祖母年九十歲恐旦暮有不諱之
事若終于女家我為子姪者不能與終此事則視之如
路人矣我縱有生命出獄有何猪狗面目以見親戚朋
友鄉黨鄰里以我為何如人以你母子一家大小為何
如人切恐上天必降誅殺使復有異樣的禍事不在我
身則在你一家我往時書中無有不與你說此事者想

是你只作我是口頭的說話亦莫實心但是要人好聽
則我向日說我即害噎食病死在獄中你將我此言不
曾與家中說你說我十分忿惱怪罵哩叔祖母不比舊
日年極高此書到即依行勿使我歸來難見人此事關
係天理人心甚大若不聽說就與用一口刀殺我一般
便是別人家無主的婦人我央煩你亦要替我盡心

十三則

父在死地上你一家大大小小皆如遭喪事一般纔可

若是縱肆不知憂慮飲酒為樂此真禽獸猪狗天必殺我天必殺我使害噎食病于獄中屍首化灰不得還鄉你將我此言徧告家中大小人等使他悉聽親戚家有事不要過往遭難事的人他亦不恠家中不要用酒肉待客自遠方來者一飯可也說與仕遇歲考當時出退了亦必考去不要欺天罔人假以給假看我只在家中暗藏的父令未死人尚將就你若一旦死了你纔知事難偲你文字看得你肯用心苦志學好猛省立身考慮

亦必不在人下昨日經題結尾立意不好再囑咐不要
干與縣上一毫事舍兒母子不知今何如舍兒得讀書
說起苦痛八月三十日父書仕將我書信收帶身上有
人央你說事時你取出令他看此帖皆數層封固八月
三十父不斷心入書

十四則

想任你二人都不要來京舜卿在此我心甚安你與家
下大小說叔祖母處有一點不盡孝心使不自安還到

三姑家去天必殺我與我一樣噎食病死獄中屍首不得還家叔祖母年九十歲就是日夜用心服事再有幾年你將此帖一句句讀與家中大小聽我流淚寫的話不是假文飾說話你決不要給假來此昨日不可另考此大差了你不要與無賴輩飲酒當各齋戒修省收心纔知我言是

十五則

休憇知我平安如常無可憂慮叔祖母安康如何你母

多病與他說無憂凡事有命近來士夫下獄多凶翟尚書姜郎中相繼死姜死時我又親為著衣又有科道官五人幸皆出矣止我三人同處可見吉凶禍福皆有定數不能易也你等安貧守分縣上慎勿干謁如夫役之類或賜及亦當辭之此皆分外之物身家之災也此言須聽不可忽畧以自損你仕讀書事他若心上有一點明處當寢不安席如昏昧不省則休之類也我言之何益此處留舜卿足矣再勿使人來往時文字慎收之勿

示人你當深思我在罪難中久此宜秘藏天壽伯父任
車等賜盤費多謝你外祖父并諸親朋不能一一致書
舍兒母子不知得所乎兒輩當體我心縣上學中書二
封月送之鄉黨隣里好相處凡事讓人

十六則

上闕

求放心勉學問留心事業以古人自期則病自愈
矣若夫宴安浮沉則筋骸渙散志氣昏惑無病亦似有
病君子莊敬則日強安肆則日偷古人此語最宜潛玩

我之患難或吉或凶自有一定之命不必憂慮早求立身便是安我心處使我數年前以病死家中汝當奈何況天地間無不死之人無不化之物豈獨囚繫中能死人乎說與汝母叔祖母處盡心孝敬前日囑咐舜卿買栢樹宜早處之慎勿吝嗇舍兒勿悞讀書衣服勿令破碎當與喜康一般看待此便是存好心修好行回天意以消災變之一端也若懵然不加修省將來天罰之極又不知何如也

十七則 有關文

上闕

不立志雖稟賦

闕

清新豈是下愚但因我罪難奔

走流離于道路以致荒廢真可惜也雖然自今若能奮
勵不息勉勉循循數年功夫可以有成孔子曰君子上
達小人下達蓋君子能立志向學必要做好事必要習
好人一切流俗所尚皆不屑為故心路開發一日明似
一日一日高似一日未有不上達者也小人不肯學好
溺于流俗不自振拔故一日卑似一日一日昏似一日

未有不達也你當勉力學好勿自怠惰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此一句最能起發人心志

十八則

家書到獄中我讀之流涕不能已何為人事之變至于此也洙你疾病既好努力學問無負青年不必來京學校中不得方便又至此亦不得一相見徒往徒來使人多增流涕而已遇使人常寫手字與我便是你之心也與人相處務崇謙讓寫周易謙卦一篇貼置坐隅可以

消不平之氣增和厚之德也你前與我書未見到不知

何人帶昨日

闕

篇言言都是肝膽都是淚迹痛心萬萬

不能盡言李子實書亦到前程得令宜閉門自修教子
姪輩讀書鄉里親人酒會不必與以遠避是非可也見
時以我此言相告不及另書再告添甥令宜尋好人同
處講論勿在家中恐鬱鬱獨處中無所發明心地安得
開廣王汝欲若教人當從講之

十九則

再說與惲三十年前好用功你當勉之夜親燈火勿過
飲酒你終身事業在何處思念到此自當警惕我患難
亦勿過于憂思大抵今日之事非一身一家之禍乃關
于時政得失世運升降天下國家之治忽乃天運常數
非人力所能與智者可以勘破矣如葉公者得罪之深
淺比于我何如今山東試錄在你觀之便見乃倏焉以
殞其生矣禍福吉凶自有造物者主之人當力修善道
以順受之他何與焉禹卿與仕學俱頗進誼寫字端正

想是文路亦通仕寫字尤好禹卿歸圖考家中與他盤費勿令難若得進學學中禮物之類家中亦與處之亦是我之慶也不必吝惜既進後給假復來與誼贈言你當觀之處身之道亦畧具矣古人有唾面自乾者有誤認其車上牛不與計較者有以麥舟助人喪葬者這樣意味纔好纔是大丈夫胸襟兒當思之許党及一時同處者不能一一致書宜各自努力無虛日困中作浦周葉三子傳成未謄真待寫出寄你又欲作葉烈婦傳正

月二十八日午間書過使人常寫書與我

二十則

有闕文

上闕

劉周二公同飯亦甚便近日濟衆亦間送無有不
通者此等屑小事不必著意五年間嘗說飲食不通何
嘗有不通乎闕你二人讀書無人講解你張師遠近何
如得便否乎如不便即告我我煩榮伯為你處之仕昨
日所言多是吏人弊不要過疑亦不要告家下仰賴神
天保佑你等學問有成家門無窮之慶也此等小事付

之一笑何足掛慮當學古人心胸瀟然塵表視天下萬物舉不足以動其中可也四書講章自己看得開否歲考錄共文章幾篇二人今讀何書我前後所言皆是教你成人之道你當聽見你二人文字頗能成篇將來可進我心甚喜其餘小事不著意

二十一則

偲兩次書俱到見你補廩我心甚喜是你終身之福家門之慶也兒當勉強學問以期後來光顯無負大人君

子成就汝之盛心可也我向日令你所讀諸書次第及之經書熟讀熟看令胸中貫通史鑑性理是頒降之書考試出題五經可以大開胸次古文與繩尺論皆不可不看寫字手腕著力便寫得方正顏魯公之書雄秀獨出其字帖當學前祖母年老此事傷心你盡孝敬便是學問舍兒教他讀書衣服勿令破爛即是你體我之心也喜康亦可讀書矣今何如田野事付舜卿你勿管亦勿閒行看他鄰里間勿以錢物相交分毫小利看到目

中大事決不能成是至愚者所為也豈秀才之事乎處人當寬大容忍犯而不較以仁禮忠三自反凡此皆大賢心度明哲保身之道也大丈夫容人而不為人所容處人而不為人所處制欲而不為欲所制當深味此言田間水道之類任人所為切不可掛念舜卿亦要叮嚀曉之勿與人爭大抵禍常起于細微不可不慎

二十二則

仕你在此客間我又大難中生死未知何如你在外須

要和順從容收歛恭遜庶幾心地日就開明動履規矩
則學業可成將來自有用慎勿麓心浮氣闕敗德以
貽後悔

二十三則

偲你不要憂苦父罪難未了你動心忍性强待皇天悔
禍萬一生出獄門得與復相見高兒聘事載裝奩薄勿
用鼓樂父居此地你兄弟姊妹去居喪者不甚遠再不
多囑我近日身安目疾愈閒中與仕解中庸還未畢有

帶回者你用心看你文字比舊頗充盛再用心舜卿當
篤骨肉之愛勿以小事介意你以大事業自期待人須
要存仁人君子之心勵忠臣義士之節備英雄豪傑之
才方是男子方是丈夫仕宦利祿匹夫妻婦之所為你
父素所羞稱比之為狗彘也舍兒你弗悞他他讀書伶
俐如他資質亦少但失教了須教他苦讀關禹卿亦教
他學好喜康等諸幼勿失學青道袍與伍天壽

二十四則

偲歸到家中最叔祖母事要緊須常在咱家中勿往張家去壽極高不比舊年早辰不知晚夕萬一有大事却如何處若如今或在張家住你到家便去請若叔祖母不肯來須再三懇陳我意及再三與你母講此不是小事若不依我說一家都是惡人了天豈肯保佑又豈肯使家門有福後輩必不長俊此事全在你處你須切切著意為我用心處之處得停當我或得生還家亦好過此又是你立德行處你看杜環小傳便知你多帶些路

費到家存些預備此事萬一有凶事全勿靠休又告你
休若得罪你只可救濟他骨肉之恩理當如此大學言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你將我此帖貼
在坐間無事時常看思量恐你一時麓鹵言不入心又
任前日與人相講你若見他只說舍弟年少不知人事
今再彼此不必計較如是則千萬是非口舌一切都散
了聖人以不能懲忿者謂之惑惑猶今人言鵲突也蓋
小小事一時不會忍致成大禍小則破家大則損身豈

不是鵲突之甚乎又祖宗牌主將屋拆散不知置之何處我前見了心甚傷痛不曾與你言我方欲圖處又有此禍今嘗思之甚難處我欲你且收到東坦北房中又恐人褻瀆皆我不孝之罪也天豈肯悔禍宥我你到家思何如處之又將舍兒你自教之如你不耐煩還從闕賈罷諸幼你送到侯宗禮處便不多會讀書只習禮貌將來亦好教不要失教了楊廷臣當街上流涕與我穿襪你謝他又與價楊忍送網一頂與他價就當與送飯

我前者要過幾日稍去不曾得你不要謂我瑣屑益事
當如此恐你不知過潼關見周潭公便說舍弟不會忍
事關瀆甚不是見六泉公亦然又家中內外男女之分

須當謹慎外姓孩子不要常在中門內想你會用心萬
萬又使喚小女子勿往田野獨行與你母說別人孩子
不知人事你替他體悉你愛勿使有過差就是陰德亦
家門可免羞辱前後牆上可用棘處默默處之水利事
千萬勿與人爭我前日意要填村西南頭渠此他日禍

端也仕若麓猛你只愛他從容教之以感化他我前日路上亦與你曾說縱他有千萬不是你只體我難中心善處之人非豚魚豈不知感悟你常思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的心久自愧悔父勞心萬端囑咐不盡你將此帖常常接目不要棄毀三月十二日申刻父在暗室中書

二十五則

凡我告你言你心或不欲當勉強行之古人所謂或安行或利行或勉行大抵我不能躬行徒以言語叮嚀宜

乎爾等不立身也休之事勿以閒語人人或言之你可
不答便是一件學好處律法第許兄不法之事將弟所
告當作兄自首兄免罪弟反坐以干犯恩義之罪此是
聖人立法教人厚于倫理處於如此人處得善方是立
身我慮你之心直是死方已你若上京自己備脚力到
此看天心何如安排若未得了事你須堅心耐久至科
場近方歸你必有好處仕作筆清新只是不曾讀書但
他自不立志我徒說耳我無德天不出好人為家門慶

可嘆可嘆

二十六則

我再與仕講古人云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此二句最好且如你兄弟輩既有我在百凡無累若肯專心學問修身謹行毫末不敢苟且則日進于高明德立而名成矣豈非能者養之以福乎若假我以為惡驕矜淫縱無所不至敗德敗身小則不保前程大則不保性命豈非不能者敗以取禍乎人只是無志雖有好資

質都自壞了且如當時若能立志何事業幹不成真可惜也嘉祥不能進學非命也他前者問安書我知他學問退了講過孟子須熟讀熟看

二十七則

舉業事只是多讀書時嘗作習思慮日間行事不同流俗吐詞立論自然正大我年前冬月與王舉人改文數十篇改得甚好但你不得一見見之自然開啓胸襟任文字可憂若失一秀才羞辱何可當你要為他慮處就

是你的事一般他若不聽真自棄也經書想是還不曾
熟我深為愁考不得寫字又不光顯只此寫字一事亦
甚不可不知如何他一書到內我通看不見若在提學
處寫字如此前程必保不得文字既不好寫字又苟且
黜退無疑仕若心上有一分開明處即當食不下咽寢
不安席可慮可慮程子有言人苟以善自治雖昏愚之
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
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其實是我千言

萬語不聽我說再何如又是家門不幸處說到此處便覺痛心家中幼少輩想是都失教了天天命天命天命可痛可痛可傷可傷我前日曾說任政家孩子來京今亦決勿來不用他只有舜卿凡事皆可供辦再不用人舜卿直須終我此事活亦同他歸來死亦同他歸來天壽有書到內他忠厚之心我深知之但事須安命我近日為某事筮得觀初六與上九變凡卦占變爻此真如伏羲文王周公孔子面警教一般鬼神可畏我感激

淚下恐你不知此義

二十八則

士君子立身天地間要存好心行好事骨肉恩愛終不
可薄大學言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你
當深味斯言以盡立身之本你張師昨告我如舜之處
象此言最是汝伯父早逝以二子托我撫養我若待之
或薄不如待你等他日死見汝伯父若問休為人何如
我將何辭以對況汝祖父母在天之靈視休與汝兄弟

皆孫也固無一厚一薄我若厚汝薄彼汝祖父母必以我為不孝之子言及于此便至淚涕汝宜深體我心我豈不知休為人要他處此憂愁之地動心忍性改過遷善成一好人不意他終不能變向日他在此我三四日間未嘗不反覆叮嚀告戒一番但禹卿不知禹卿曾說以謹慎二字戒他等我便知此言有為而發竟不知所為何惡便告我何害我亦不生氣惱我度他家中或與人有訟事乎憇不得已以書告我果有之汝宜實告不

必隱諱再有言戒他

二十九則

叔祖母今年八十九歲過今冬九十歲矣我日夜屈指
數恐我不得一見蒼天蒼天使我如此你二人前程要
保守俛月食廩米一石你思天祿不可苟享受前日人
出無若宋人然題恐是箴刺你不知是否我心為你憂
慮他人守一增廣至白首不得糧者甚多食糧豈是容
易事可畏可畏你若與鄰里無知識的飲酒不讀書不

知惕然警省李師傅便是樣子若藉我險難給假往來
推病不與衆人同考你丈人便是樣子一失雖有苑洛
大賢顯官亦救不得大抵人心迷惑深者至死不悟父
守不得你到老在你自審偲我再囑咐你我見天禍方
慙層層疊疊出來我恐家下復有異樣的惡事出來你
小心你小心我在此地旦暮死生未可知凡水渠田畔
之類一切比我生死輕的事你都灰心勿掛念又要屈
已忍耐勿與鄉人輕易交接遇見時便思我言謙恭禮

下以忠信為心若人有橫逆欺罵者一意忍耐不要使
心上火氣起來鄉隣有事便閉戶避之

三十則

我平安如常你勿憂昨後九月念七日感寒幾成病第
三日得汗即愈矣叔祖母或有疾患我夢寐不安有事
當告我勿隱高兒事何如其家子目疾何如命至于此
皆我所致我日夜懸心恐兒女子不能相安思至于此
心若刀刺是天意也何其不幸何其不幸你皆告我我

又以異兆告你我昨感寒汗後疾雖愈脈不好率二三
十動一停止兩手脈數日皆如此我驚異莫知所以十
月初三日將落即睡至更初我卧傍布帳遮風夢寐中
有懸手過帳為我胗脈者我夢中驚問是官醫士否亦
無應者但胗脈已歛手出帳去未見人既覺心甚惻感
自念涼薄不德是何神明鑒佑初四早下榻拜謝上榻
坐定自胗脈則復常矣此等事與火焚其人詩牌事相
類天機不可洩但告你全家當感天地保佑切忌勿與

一人言之萬萬慎密你先年將我續處困記輕易與人
近日一南士將此文分作五十五節每節以詩一首詠
之細書一本自萬里外與我稍進我且感且愧但南向
拜謝畢即引火焚之詩話之類切宜謹密我今亦不復
作詩文矣你切戒示人又我日夜懸慮你在家獨處無
人依賴或有恨之者不可不慎慮也但要耐心平氣謹
避是非勿與人交遊橫逆之來須要痛忍與古人唾面
自乾者自比自處我在不測之淵冰中你忿一生又有

他禍于我何如仔細思之前後垣牆當用棘處使舜卿處之舜卿你厚愛之否則自剪伐手足自處孤危也前後兩次俱得謙卦你玩此帖勿示人

三十一則

庭房義上該與休二人此是你伯父蓋成的我心終不安不是過與只將此房拆去勿以他物補既拆後只做一空垣待客在南厦下你又說與舍兒母勿惹人打罵上官告狀是我羞辱不如千萬忍耐今日之事須千萬

自損自抑小人得志不利君子貞則吉凶禍多歸于君
子困中歲月亦不易度我思翟姜二人不數月皆以憂
憤死昨五月內孫公下獄一處我見其言甚是猖狂若
喪心失惑然我告某人曰此公言動不祥必有禍時我
方與仕解中庸動乎四體章果不久即死吉人獲吉凶
人獲凶此天道也固亦有吉人反凶凶人幸免禍孽者
此未定之天也你細觀世人為惡無禍曾有幾人不在
其身則在子孫斷斷乎不能脫

三十二則

說與仕人固有秉賦愚下蔽塞深錮牢不可破者然本性無有不善者多因無人啟迪溺于流俗故不能奮然興起以古人自期待也若有人啟迪却只因循苟且終日悠悠終不能脫凡庸一格以入高明者是自暴自棄刑戮之徒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耳若有文王而不知興起者豈非禽獸之類乎你將舍兒帶去蒲與同處飲食都你供給教他不要失悞你若體我此心

你將來前程遠大你偲兄處有杜環小傳一本你取以
觀之看你能感發否乎你與舍兒同甘苦他幼不知事
有差錯只背後教之不要怒惱如此則你德性日好知
識日開天必佑你使有前程

三十三則

有闕文

今年六月內有山西一人到獄中與我備說去歲山西
闕賊入境鄉村良善人家婦女無處躲避者一時盡皆
縊死聞陝西地方有聲息我前者兩次書來家令仕買

剛尖刀數十把今又恐你不著意愚蒙不悟令舜卿買尖刀十把放書箱中帶回到家你取去人各散與家中婦人女子一把使他懸帶晝夜常在身譬若有急事即時人人從心上一刀剗死不要留一箇使將此言明白與家中大小婦人女子說使勿闕寧做箇潔淨鬼決不要做箇污濁人你二人若隱我此言鬼神殛之不令你生將此貼在家中西房北牆上仕講與大小婦女使知之併我稍來前者蔡烈婦傳與馮氏帖俱常講之你用

心讀書作文學好仕嘗在蒲城讀書

闕

在家作文章稍

來不要來京到此使

闕

父在難中只要得家中無惡事

出來

闕

你一家大小都守規矩禮法

闕

性命若有惡事

雖在榮華

闕

況在凶地如何度日十月初五日父痛心

書

三十四則

我前有書令舜卿北山中買栢木與叔祖母作壽材不要遲悞重我不孝不德以速上天之誅今日家門凶禍

各宜小心謹慎以消災變安貧守分忍事讓人凡一切田土大小諸事必存推遜之心切不可與人爭競寧可我怕人勿令人怕我力善修德念念不忘取法古人勿效世俗庶回天譴以消災難于萬一也我一日未死此心不能不為汝等掛念也。俛疾愈否我昔年曾患此病一日取漢書坐墳中柳下讀之殊覺爽快疾病脫體你今病或少可即宜潛心學業掩門靜處堅你心志純你德性凡百家慮置之度外勿亂胸懷斷目前之俗計思

終身之遠圖經書性理之外五經白文次第讀之反身著已步步法之時時奉之積之既久則心地漸漸開明義理漸漸純熟文字議論日有可觀如此三年不入于科第者未之有也可惜歲月你都空過了今宜猛省大凡人于日用間此心思于為善一念萌動畧知警惕處即是天地鬼神于默默中啟迪開導之也於此不知擴充復以私邪蔽錮戕滅善端是自棄此身自絕于天地鬼神也你深思之

三十五則

再叮嚀與偈說以汝之資質力量若能翻然興起以古
人事業為真可尚以流俗所為為真可羞依我所言成
一大事數年之間足見功效今委靡頽墮悠悠歲月空
負有為之時真可惜也古人云纔將第一流人不自居
將第一等事讓於人便是自棄古之哲人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嘗靜思此言深自愧歎半生光
陰盡空過矣今日于義理頗曉一二分然傷殘衰憊之

齒無壁立百仞之剛却又遲矣汝當及時努力縣上切
宜遠避廉恥所係立身一敗萬事瓦裂

楊忠介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楊忠介集卷六

明 楊爵 撰

語錄

論道

天命謂性性原于天也率性謂道動以天也修道謂教
求盡其天也戒懼慎獨自修之極至於中與和也中和
性命本然之則也能致之則動以天矣故其效至於天

地位萬物育

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是言當戒懼之意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是言當謹獨之意應酬是有睹有聞不睹不
聞是無所應酬之際也如出門使民是有所應酬則有
睹有聞或問程子未出門使民之時當何如曰此儼若
思時也儼若思即是戒慎恐懼之意為功夫尚未說到
極至處故又提慎獨二字使人雖在暗室屋漏之中一
念發動之際凜然畏懼不可少怠不敢少息則天理常

存私意不萌純一不已而合乎天矣

中和心之本體也未發之中萬物皆備故為天下之大
本已發之和大經大法所在而不可違故為天下之達
道怒與哀中節皆謂之和

致中和止至善之云也天地之位我位之也萬物之育
我育之也

君子之中庸中庸人理之常也小人反中庸豈人理哉
時中者默識其理而妙宰物之權也若非禮之禮非義

之義豈時中之道哉小人則率意妄為而已

天下之道至中庸而極理得其會同義至於入神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民鮮能之矣

董常問文中子聖人有憂乎言天下皆憂吾何獨不憂又謂樂天知命吾何憂何必如此說聖人固未易及然常人一念之發得其本心則與聖人之心無以異但聖人純亦不已衆人則或存或亡而已憂樂皆人情之常而本於性也豈聖人獨有樂而無憂乎若曰樂天知命

吾何憂不成父母病聖人亦樂天知命而不憂乎豈人理也哉

漫錄

夜初靜坐少檢點日間言行因司馬溫公論盡心行已之要自不妄言始夫不妄言所言必皆當理非心有定主豈能至此故輕躁鄙悖及事務瑣屑無益身心而信口談論者皆妄言也因書以自戒

作一好事必要向人稱述使人知之此心不定也不知

所作好事乃吾分所當為雖事皆中理纔能免於過惡耳豈可自以為美才以為美便是矜心禹之不矜不伐顏淵無伐善無施勞此聖賢切己之學也

與人論事辭氣欠平乃客氣也所論之事雖當於理即此客氣之動便已流於惡矣可不戒哉書以自警予久處獄中麓鄙忿戾畧無貶損麓鄙忿戾乃剛惡也負以終身而不能變真可哀也因思橫渠貧賤憂戚玉汝於成乃惕然驚省嚴然愧耻今日患難安知非皇天玉我

進修之地乎不知省愆思咎而有怨尤之心是背天也
背天之罪可不畏哉

予繫此四十月矣邇者日在側覘予動作有甚厚予
攜壺酌以伸問者後一人來甚橫逆予卧於舊門板上
阻之以席其人皆扯毀之謂予罪人不宜如此又往往
發其厚予者使人知之曰某日某皆潛獻其處者蓋令
其得罪以見已薄之為是有蘓喬二人皆厚予者乃忿
忿不平揚罵曰是固無傷也予非私交化外人雖得罪

亦何憾

予與劉子煥吾周子順之同飯後因論人才各有所宜
予謂二公自度宜何責任劉子曰吾為孟公綽可周子
曰今日府州外任勉強幾分予曰滕薛大夫聖人固不
許公綽在春秋時欲盡其職亦非易事觀於子產相鄭
可見然則孟公綽亦不可輕者

一人因狂病迷謬入朝立御座上捕下法司擬重獄成
未決其母詣登聞鼓稱冤順之在吏科時直受鼓狀遇

此事未為准理順之因問予使公遇此事當何如處之
予曰當論其狂病誤犯不可加罪但罪守門者失於防
禦則可矣劉子曰當封進鼓狀使朝廷知其以病迷下
法司從末減可也順之曰此固皆是但如此為之必得
罪以此小事得罪吾不欲也劉子謂論人無罪不當殺
恐非小事予曰此皆論利害未說到義理處若論義理
則當為即為當止即止豈計得罪順之以為然

好議論人長短亦學者之大病也若真有為已之心便

惟日不足戒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時時刻刻防檢不暇豈暇論人學所以成性而已人有寸長取為已有於其所短且置勿論輕肆辨折而無疑難涵蓄之心謂之喪德可也此予之深患不能自克可愧可愧道心人心只以是與不是求之一念發動的不是則為人心道心極難體認擴充戒謹恐懼之功少有間斷則蔽錮泯滅而存焉者寡矣故曰惟微人心一動即在凶險路上行矣喪德滅身亡國敗家由於此故曰惟危所謂

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內作色
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則人心之危真可畏哉

易謂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予久處困
難亦時以此自慰但罪惡深重為世道之損者甚大仰
愧於天俯忤於人襟懷滯礙鬱抑不安之時常多

心靜則能知幾方寸擾亂則安其危利其災禍幾顯著
而不能察矣況於幾乎幾者動之微而吉凶之先見者

也所謂先見亦察吾動是與不是而已所動者是吉即
關於此矣所動者不是凶即萌於此矣意向少離於道
則步履反戾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矣故學者以慎獨為
貴

子稟性麓鄙動輒乖謬夜間靜坐思此身過惡真不自
堪真難自容可謂虛負此生矣年踰五十血氣漸衰老
景將至始自知過則已晚矣可勝嘆哉尚幸殘生未泯
欲自克勵求免於惡終耳書以自警

顏孟二大賢雖氣象不同而學則未始有異顏子之學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違仁不遷怒不貳過孟子之集義養氣擴充四端求放心存心養性以事天則亦顏子克己復禮之學也

天下萬變真妄二字可以盡之偏蔽者妄也本體則真也學所以去偏蔽之妄全本體之真全則道本於性性純乎天立人之道始無愧矣天地亘古亘今但有此一箇大道理則亘古亘今之聖賢不容更有兩樣學問也

見獄中或有警擾呼左右問何事久而思之此動心也
身居此地須要置生死於度外刀鋸臨之從容以受致
命遂志可也此正是為學用功處因思劉元城斡睡是
何等胸懷可謂毅然大丈夫矣

今日蚤起朗誦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一章即覺襟懷
開洒心廣體胖有西銘與物同體之氣象此心易至昏
惰須常以聖賢格言輔養之便日有進益

士之處世須振拔特立把持得定方能有為見得義理

必直前為之不為利害所怵不為流俗所惑可也如子思辭鼎肉孟子却齊王之召剛毅氣象今可想見真可為獨立不懼者若曰事姑委曲我心自別即自欺也始或以小善放過且不可為小惡放過且可為之日漸月磨墮落俗坑必至變剛為柔利方為圓大善或亦不為大惡或亦為之因循苟且可賤可恥將以惡終而不知矣此由辨之不早持之不固也書以自戒

涇野呂先生過某府太守侍坐太守子讀書樓上聲徹

于樓下太守令止之曰當微誦恐損傷既又促左右以時進食曰勿令餓又戒之曰當為掖之恐或蹉跌先生謂太守曰公之愛子可謂至矣願推此心以愛百姓可也遇順德府太守餞于門外餞所近養濟院先生以饌食一卓令二吏送院中謂太守曰以公佳饌與無告者共之願公體我此心以惠恤鰥寡可也訥溪周子述以告余余為嘆息者久之古人以離羣索居為深戒子貢問為仁孔子告以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使

志道君子常得與先生相親焉獲覩德容聞至論以自
警省不患德之不修而政之不善也嗚呼仁人君子之
言其利溥哉

智者自以為不足愚者自以為有餘自以為不足則以
虛受人進善其無窮矣自以為有餘必無孜孜求進之
心以一善自滿而他善無可入之隙終亦必亡而已矣
書之以自勵焉

平時所為得失相半求欲寡過而不可得幽囚坑久繫

中頗覺省悟始有向學之心然殘損餘息血氣衰減策勵不前虛生人世與草木同腐矣可愧哉

蚤起散步園階日升東隅晴空萬里鳶鳥交飛不覺襟懷開灑萬慮皆空因思曾皙沂水氣象亦是如此癸卯歲季冬十三日書

古人立己甚嚴其責人甚恕今人立己甚恕其責人甚嚴孜孜為己不求人知方始是學

夫子答顏淵為仁之功在非禮勿視聽言動居高位有

高位的視聽言動居下位有下位的視聽言動處患難有患難的視聽言動臨死時有臨死時的視聽言動道無不在

予與劉周二公倚園牆北向坐一人解於北牆下相去甚近二公訝之曰何不少避予曰此鄭瞽人旋於宋朝之意蓋謂我無所問也

因置一瓢奠食碗置之未安之處此心不已必欲既安然後已將一箇身心不會置之安穩之地如箇無稍工

之舟漂蕩於風波之上東風來則西去西風來則東去
是何道理則是置此身心不如置此軌之敬慎也

六月初八日夜初寢夢一男子長身少鬚鬚間白呼爵
相拜曰予王陽明也數談論未嘗自言其所學語未畢
忽驚寤予瞿然曰是何先聖先賢來此以教我乎或慷
慨殺身於此地如劉忠愍之類者相與邂逅於夢寐乎
明早當焚香拜謝之俄而屋脊墜一小甌塊於卧傍木
板上聲震屋中守者驚起初九日早辰記

初九日夜夢一廟中塑伏羲像所服甚古雜以洪荒草服一人講易十三卦制器尚象之義於廟問之乃程先生也聽有儒士二人予入獄中四十一月夢闕義勇武安王與予遇者三亦有無言時亦有數相語時

連日天雨獄中木板皆濕予體弱少食因思小兒在外父子五年不能相見衣食不能相顧時張道全伍天壽二生皆在外候予與小兒同處數日消息未聞為之戚戚又思素患難行乎患難事至於此皆天命也當安受

之陳少陽歐陽徹二公未嘗傳贊為臣以言語自任而殺其身況予論思之職敢不盡臣子一日之心乎盡此心以求自慊則或死或生豈可逆料予居此四年邈者候予有言日必錄予頗聞之每見未嘗一言相答有以予不言回報者必答之有以其言作予言以回報者又以不似答之於是邈者窮矣多以情相告求予言以免其咎且曰事關於忠義者願得數語子應之曰吾奏章數千言字字是忠義句句是忠義乃以為非所當言而

深罪之今若以忠義騰口舌於爾輩之前是吾羞也
一邇者求予有言情甚切至予應之曰語出於無心者
公記去則予心無愧若出於有心是故為巧語轉移天
聽以苟免罪難也予實羞焉況一有此心是即機變之
智巧舉平生而盡棄之天必誅絕使即死于此其人慘
然曰公之心如此予再不復求公言矣

又一邇者告予曰今日好言語上之矣問之乃太甲篇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又繼之曰我乃自作孽

者故罪至于此予應之曰吾為言官天下事皆所當言
往時一疏上為朝廷下為蒼生宗廟社稷萬萬年深長
之慮豈自作孽者其人默然

晴川劉公陞工部將之任冢宰羅整菴翁家居劉公辭
行整菴贈之以詩既劉公下獄與予誦之予與蘊山錢
子皆依韻和之後人傳其詩於整菴處近一士夫來京
整菴公語相告曰向日得詩和答已具但欠推敲未可
寄去予曰此非欠推敲也元老大臣家食十年未嘗以

書簡通權貴乃以一詩交罪人可乎此老可以為法甲
辰年六月十二日記

癸卯年二月內馬主政極以事下獄馬十九歲發解廣
東二十舉進士任工部主政器度識見人未易及告予
曰聞近士大夫言自古人主有本事者惟秦皇漢武兩
君而已予應之曰否自古人主有本事者惟堯舜文王
而已堯在位百年萬邦時雍治極當亂之時而子丹朱
又不肖堯乃尋一個舜將天下分付與他愈至於治舜

在位五十年四方風動亦治極當亂之時其子商均亦不肖舜乃尋一個禹將天下分付與他亦愈至於治文王深仁厚澤延周家之基業至八百年堯舜文王以天自處氣運興衰不在於天而在我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此其本事何大哉秦皇剪除六國焚棄詩書掃滅先王之迹而惟任一己之私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漢武承文景之富庶若委任賢俊取法先王則禮樂可興顧以多欲亂政

窮兵黷武至於海內虛耗幾致顛覆非有昭宣繼之則漢之天下未可知也若二君之所為適足覆宗絕祀而已烏在其所謂有本事哉且使人主不法堯舜文王而法秦皇漢武是啟其殺伐之心而欲以亂天下也其所言謬妄亦甚矣馬出獄數月以病卒予甚悼之閒步垣中井上日色慘淡光景寂寥下視井水湛然清澈因思井渫不食為我心惻為之戚然

嘉靖乙巳年九月初五日朝發濬縣晚宿林清店店主

醜惡買麵食用醋其人吝從者曰此不過費銅錢一文
其人應之曰雖與十文吾亦不賣又欲買小米次蚤作
粥其人亦固拒之予聞矣呼從者止之曰再勿與語此
數家之隙地或有賢者無招客屋而有屋者又非賢因
思昔人言堯舜以天下讓而世之匹夫爭半錢之利人
品相去何啻九牛毛易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此市井
之常度其識見止此無足怪也

大人當治安之時為危亂小人以危亂之時為治安皆

此小

闕文

也有大人之向慕有小人之向慕有大人之

識度有小人之識度有大人之作用有小人之作用此
天地生物之不齊教化之施固有要而以宇宙間事為
已責者不可不慎也己巳年九月五日燈下書

論文

文章以理為主以氣為輔所論純是一段義理是以理
為主辭氣充盛渾厚不覺軟弱是以氣為輔須胸中正
大不以偏曲邪小之見亂其心又廣讀聖賢格言以充

養之如此則舉筆造語皆自胸中流出其吐辭立論愈
出愈新而無窮也如取之左右逢其源也其騰匯洩蓄
流轉渾厚波瀾汪洋如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其光
燄發揚照耀昭灼如日月中天深谷窮崖之幽花石草
木之微青者自青白者自白仰之以生輝觸之而成色
也

馮司空語錄附

馮先生曰吾闕中如王端懿之事功楊斛山之節義

呂涇野之理學李空同之文章足稱國朝闕中四絕然事功節義係於所遇文章係乎天資三者俱不可必所可必者惟理學耳吾輩惟從事于理學則事功節義文章隨其所遇當自有可觀處不必逐件去學而後謂之學四先生也

先生曰事功如端懿節義如斛山真為國朝第一然學端懿者不當學事功學斛山者不當學節義何也假如端懿當日上疏後即觸怒逮獄遭譴被播如斛

山則端懿當以節義名不得以事功名矣如斛山當
日上疏後蒙溫旨嘉納陟華躋膺則斛山又當以事
功名不得以節義名矣可見吾輩只當就二公同道
二公易地皆然處學不當在事功節義上學但不知
二公同道處何在易地皆然處何在願共思之毋草
草看過

問楊斛山先生大節凜凜一代不知何修至此曰先
生學問亦從鷄鳴孳孳為善一念來觀其詩有曰病

潛隱處最難醫拔去深根思匪夷舜蹠相懸初未遠
差之千里自毫釐又云一原萬象皆同有要把心從
此處知善到公時多少大須知無我是無私觀此則
先生生平大節蓋有所本云

楊忠介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楊忠介集卷七

明 楊爵 撰

祭文

祭原方畦先生文

先生蚤棄軒冕樂道力田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漠然惟欲窮討古今之典籍以擴充其未盡之天踐履方正胸次高遠其超乎塵外也如鳳凰之高逝必千仞而

翔其確乎不拔也如松栢之挺翠貫四運以獨芳慨君
子之存歿為人世之否臧何皇天之愍遺俾遠邇其感
傷某忝為知友聞訃奔走心懷永悼匪言可盡敬陳薄
奠先生享之

祭次女文

嘉靖二十二年三月初一日父在獄中以書告石氏女
子秋之墓曰嗚呼痛哉女子秋汝有知乎其聽父三千
里外哭汝之言去年三月某日汝偲兄到京以書告我

潛隱處最難醫拔去深根思匪夷舜蹠相懸初未遠
差之千里自毫釐又云一原萬象皆同有要把心從
此處知善到公時多少大須知無我是無私觀此則
先生生平大節蓋有所本云

楊忠介集卷六